

三月初傍晚的上海。春寒料峭,雨点绵密。我和先生站在商场的门口,等着刚呼叫的快车。因不熟悉地形,上车时已经让司机久等了。“2257?”上海本地话的口音里透着些不耐烦。

我和先生在车上愉快又有点疲倦地聊着下午的杨浦之行。然后我拿出手机,给表弟回消息,谢谢他的礼物。十几分钟后司机把我们送到家。我对司机说,不用开到门口,我们自己走就行。刚才还生硬的本地口音带着点愉悦地回我:“谢谢。”

雨伞上流淌下的水滴在玄关变成了一个小水塘。我把包摆在玄关靠右的柜子上,转过身挂外套,突然想起车费还没支付,立即又转身去找手机。

“砰”一声。我的手机不在小挎包里。也不在同时带出去的放杂物的帆布包里。我拿起外套一阵乱搜,没有。裤子口袋里也没有。

我跑到楼上我的房间、饭厅、客厅,所有可能的角落寻找。又跑到楼下玄关,两个包翻过来倒空,纸巾口罩口红落一地。我脑子一片空白地说,我手机掉了。

爸爸一脸“从小到大不长记性的咬牙切齿”。妈妈对着平台的客服提高了嗓门让客服立即叫司机往回开。先生问我,你在车上用过手机吗?我说当然用过啊,我给表弟回了消息!

所有人的眼睛望向门外,唯一的可能性好像就是落在了快车司机的车上。

十分钟不到,本地口音的司机出现在了家门口。他一下车对着我们就是哇哩哇啦,带着火气地嚷:“我车里哪里有你的手机!你自己来找我,我后面都找过了,没有的!”

我一头扎进这辆不太大还散发着香烟味道的车里,人整个颠倒过来地坐在后座上仔细搜寻着。没有。轮到先生,也没有。

“哎,你说我拿你的手机干吗?现在的手机都有开机密码、人脸识别、指纹认证,我要你个手机有啥用处?……”

司机一边不客气地吼,一边任由我们把车里翻了个遍。二十分钟无果后,他“砰”地关上车门,消失在了雨夜的路灯下。

平台客服立即又把电话打到妈妈的手机上,问我们是否接受平台调监控录像看?先生让我把电脑拿出来,开始尝试通过声音进行手机定位……

焦灼无措的寂静里,突然一阵响亮的手机铃声。我连滚带爬朝着铃音跑。它来自玄关左侧的大橱。我把脸贴在墙壁上,眯起眼睛,发现大橱和墙壁中间有一条粗缝。我的手机躺在缝里高歌。

原来,刚才进门时那声“砰”来自这里。所有人终于松弛地坐下来吃饭。我想到了粗声粗气的快车司机,他黝黑苍老的脸。在家里橙黄温暖的灯光下,心里突然充满了抱歉。今天为了做我这十二块钱的一单,他损失了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,他可以在市区接好几个中距离的单子,或者停下来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地吃碗面、喝杯茶。可他遇上了粗枝大叶的我……此刻他应该仍然饿着肚子,不那么愉快地行驶在雨夜的某条街道上。

但他听不见我内心的歉疚。

自己,从植物中汲取能量,在春天的播种里付出辛劳,在夏天的炎热里遇见欣喜,在秋日的宁静中收获成果,在冬日的沉寂中静待重生。会养花,你便知道自己喜爱什么、想要什么,以及要走向哪里。



到了同江市,才知道,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,有一种很珍贵的鱼,叫鲟鳇鱼。

一早在松花江边散步,远远就看到了鲟鳇鱼雕塑。江中心,几十米高的鲟鳇鱼跳出水面,尖嘴的鱼头直冲蓝天,妖娆的身子,甩起灵气的尾巴。一座如此高大跃动的鱼的雕塑矗立于波澜之上,隔着宏阔的江面,能感觉到江边的人们难以抑制的豪气和快活。

当地人,烹制鲟鳇鱼手艺好的厨师,大多在抚远市,那个我国最早升起太阳的地方,离同江300多公里。朋友去过抚远,品尝了不同的鲟鳇鱼菜品,最终为我们订好了善做全鱼宴的那家餐馆。

几十年前,赫哲族人已经知道,鲟鳇鱼是生活在江水中下层的冷水鱼,肉质鲜美。在清代,他们将鲟鳇鱼作为贡品,供奉朝廷。乾隆帝品尝后,留下一首《咏鲟鳇鱼》诗,有句:“有目鲟而小,无鳞巨且修。”活现了鲟鳇鱼的外貌,并称其滋味乃鱼中之皇。由此,鲟鳇鱼名声大振。

鲟鳇鱼的存在已有一亿三千万年。野生“黑龙江鲟”列入国家一类保护名单。现在能上餐桌的鲟鳇鱼,都由人工养殖。

我们16人,预订了一条18斤重的大鱼,吃全鱼火锅。包厢内,一个大圆桌中央的花束,被两圈各式盘盆围绕,长方形的六盘鱼片最是醒目,鱼片排列齐整,薄如蝉翼,肉质浅红。鱼皮、鱼翅、鱼鳃、鱼肚、鱼鳔、鱼滑,被切成块、丁、片、条、圈,置于各种器皿的绿叶之

鲟鳇鱼

宁白



上,缀以枸杞、山楂、红绿辣椒丝。鱼盘之间,插配白豆腐、绿叶菜、各种蘑菇。整个餐桌色彩斑斓,诱人眼目。

每位客人都有铜质小火锅,深绿色的调料是店家的秘制。服务员说,涮锅时间,以秒计,鱼片用时最少,吃时眼睛看牢,否则,肉质就老了。撇一鱼片,在水里漂两下,不蘸调料入嘴,纯味中直感鲜香细嫩、无刺不腻。鱼块、鱼丁蘸了调料,肉质夹杂了另类之鲜,却不盖鱼肉肉味香。如喜肥腴,则选鱼肚,白肉之上,敷有黄色鱼油,入口,甜香充盈。

红色鱼鳃,摆放得如片片漂亮的花瓣,却无一人将筷子伸向这红红的薄片。都知道此物集鱼之腥味,不敢造次,还怕腥了筷头。言语之间,流露出对鱼鳃也可上桌的惊讶。餐后再一想,甚感憾然,店家不会真将集腥之物供你品味,如尝后确其不腥,则可断言,鲟鳇鱼全身无一处腥味矣。可见,即使面对一小片淡红的鱼鳃,勇者也不见。小锅已续添几次汤水,每个人动筷的节奏却明显放缓。

江水中,不同品种的鲟鳇鱼,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得以成熟,这使它积聚了能量。只是没有看到那条18斤重的鱼鲜活的样子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们去了抚远的东极鱼市,鱼摊老板说,这里的鲟鳇鱼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。在一处鱼档地摊上,看到一个已被切割下的鲟鳇鱼头,切面着地,白色的颈部朝外,粗一看,有十多斤重。如此大的鱼头,鱼身该有多长?

正忙着的老板娘,来不及回答外乡人幼稚的问话。只见她右手拎着一绕了两圈白色的带子,有三四厘米粗,左手拿着手机,口中念念叨叨,似乎在介绍这根长长的白条。

摊边已围着一帮人看热闹。我身边一位衣着整洁的当地中年男子,轻轻告诉我,这是“龙筋”,是鲟鳇鱼脊椎骨的骨髓,营养价值特别高,过去直贡皇上。

我问他,很贵吧?他说,鱼肉卖十几元一斤,它卖二百元一斤,还买不到,这条很快会被买走。

我估摸,这条“龙筋”,有两米多长,一条超两米的鱼,是一二百斤的大鱼了。

身边人带着一丝得意,说话声也高了:鲟鳇鱼浑身都是宝啊!

他说,鲟鳇鱼的鱼卵是顶级美食,它的鱼骨、鱼油都可制成保健品,鱼皮还可加工成工艺品,鱼肉想怎么吃,全凭你的想象力了,这里的厨师已有一鱼十六吃的说法……

我想起,江水中鲟鳇鱼那灵动有力、飞身一跃的漂亮模样。我笑着对他的滔滔不绝,被他的畅快感染。是鲟鳇鱼,让他们的日子活泛起来了。

我喜欢养花,可养得不太好。

大概十年前,我开始喜欢盆栽,兴致勃勃地冲到花

鸟虫市场,买了两盆类似竹子的盆景。刚把它们带回家时,欣喜万分,植物被打造得像一棵棵小树,如果盆土上装饰了人物,

它们又变成了“参天大树”,趣味性很足。由于盆景的存在,房间的格调也提升了不少。可惜,那时我不了解植物,一个月都看不到,盆景就开始枯萎,不久便寿终正寝了。

养花可不能全听卖花老板的话,常见的话术便是“见干见湿,一次浇

透”。然而,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脾性,就像人有不同的性格,有外向的,有内向的,这两种性格里,还有更多复杂的分类。有些内向的人偏偏喜欢热闹的地方,而大部分外向的人也需要独处的时光。再往深里探究,又

会发现更多喜好的细节。所以,想要过得开心,首先得把自己需要什么想清楚、弄明白。

后来的几年里,我尝试购买不同的草木和花朵。从“绿化带”里的一次

会养好花就能过好人生

古磊

秋天便是它们沉寂的时刻。这类花要勤浇水,保持枝干挺立,最好每天都去看看它们,浇一次水。

很多人喜欢多肉植物,因为品种多样,且适合懒人,很好养。生长在干旱地区的多肉家族,可以自己储存水分。所以,如果你是忙碌的上班族,种这种植物再合适不过。放在工位上不仅占地小,几天忘记浇水也没关系,它们甚至可以一个月都不喝水。

近几年,我开始养蝴蝶兰和其他兰花科的植物。和想象不同的是,兰花科需要的水分不多,更需要风。它们的气生根可以长得很长,互相交错、纠缠,生出厚厚的叶片,再在叶片缝隙里挤出粗壮的花剑。

最惊艳的是开花时刻,在静候中悄然而至,那一刻,所有的向上努力都变得值得。

而我最喜欢的是竹子。因为它雅致高洁,形态高挑,光泽如碧玉。喝茶时,旁边配上一盆竹子,便是品茶香和养眼养心的

博物馆,可以看到一座岛屿自唐以来一千四百多年的发展史,以历史观照现实,以现实探索历史史。如同翻开一本旧书,虽书页泛黄,先贤的光辉和温暖却永不磨灭。

崇明博物馆坐落于城东南,原先是学宫。学宫始建于元代泰定四年(1327),此后,它的命运便与这座岛屿紧密相连,随崇明县治的多次迁徙而修建。直到明万历十六年(1588)定居至今天的位置,迁徙流浪的生活才算终止。它是目前上海地区仅存的三座孔庙之一,且是面积最大的一座孔庙。在这座岛上最古老的建筑群里,以传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,多次举办祭孔等各类大型文化活动。作为县学,它又是那个时代培养、选拔人才的神圣殿堂,自明至清,数不清的学子从这里走出,成为国家的栋梁

打开崇明岛的钥匙

刘锦涛

崇明岛的垦拓史。织布机在岁月里静卧,仿佛机杼之声仍有余音,那是崇明人聪明智慧的集中体现。崇明土布做成的旗袍、手包,传统和现代天衣无缝的衔接,至今仍时尚男女的最爱。天赐盐场的风雨浇灌当代人的眼眸,白色的盐和煮盐工赤裸的黝黑身子,场景触目惊心,传递出苦难中的坚韧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另类注解。平底的沙船,现在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仪,其帆却依然迎

风张开,崇明的祖先是不是从海上划船而来?还有许多农耕的场景,农人的劳作,土地以及土地上不竭的物产,令不解农事的城里游客体验一次岁月和生活的穿越。

一个展陈,让远方来客看到一段浓缩的历史。许多游客每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总要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,这是打开一个地方的钥匙,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,也让旅游变得更有意义。现在,春天未远,夏天初至,仍适宜踏青。崇明岛仿佛一处隔绝尘世的仙境,常年辛劳的你走进岛屿深处,抬头看云、扬眉、深呼吸、吐一吐世俗的浊气,必定心旷神怡。看一看这块土地成陆一千四百年的艰辛,沧海桑田,更深刻理解人类奋斗的意义。

从城市里流过的江水和一直在山野林间游荡的江水,它们的阅历和秉性是不一样的。

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

责编:殷健灵

摸菜

詹政伟

我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不喜欢到别处去,而是爱在小菜场里兜转、流连。那里有着无限的自由感。对场地是陌生的,对菜蔬也是陌生的。不知是谁说过,在小菜场,是可以消除抑郁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。那里是一个俗世世界,进入到那里的人,都在里面浮浮沉沉。同样地,如果你觉得难受和不自在,请去那些堆满货物的地方看一看,摸一摸,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了。

记得那年在云南的一个菜市场,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居然在买花,可以吃的花,可以当菜的花。我莫名惊讶。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,有一个老太,在买花时,先把花的每一朵花瓣都摸一遍,等到花从电子秤上下来时,她又摸一遍。然后放进网兜里。

她往外走的时候,我悄悄跟在她身后,问她为什么这样?老太有八十多了吧,她笑眯眯地说,摸花就像是在摸婴儿的皮肤,那种润滑感,叫人终生难忘。她说她是一名妇产科医生,和婴儿打了一辈子交道,退休快二十年了,做梦都想着摸婴儿的皮肤,而花给了她同样的体验……

自那以后,我每次买菜时,都喜欢摸一摸菜的身体,诚如那个云南昆明老太说的那样,摸上去,会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。

我于是知道,菜和菜也是不一样的,即使是相同的菜,在不同的时间段摸它,也是不一样的。



张园 (综合材料) 黄石

多重享受。可竹子本不在盆中生长,它属于山林野趣,蓬勃生长,不断生根、破土。单棵竹子任风摇曳,默不作声;一片竹林却能沙沙作响,那是剑客抽刀时的千钧一发,是诗人对酒当歌、曲水流觞时的恣意畅快。我盆中的竹子却极不好养,湿度不够,叶子就会卷起来;若排水不畅,又容易死掉;通风不好,就会生病、枯萎。

把花养好,就能过好自己的人生。研究不同植物的品性、喜好,有耐心去试错,在挫败中总结经验,就能从养花这件事中学习

到韧性、忍耐和坚持不懈。而不同的人又像不同的人,像了解花一样去了解人,便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,而不为不理解的事钻牛角尖,这便是包容。

养花更是在养育自

己,从植物中汲取能量,在春天的播种里付出辛劳,在夏天的炎热里遇见欣喜,在秋日的宁静中收获成果,在冬日的沉寂中静待重生。会养花,你便知道自己喜爱什么、想要什么,以及要走向哪里。

风张开,崇明的祖先是不是从海上划船而来?还有许多农耕的场景,农人的劳作,土地以及土地上不竭的物产,令不解农事的城里游客体验一次岁月和生活的穿越。

一个展陈,让远方来客看到一段浓缩的历史。许多游客每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总要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,这是打开一个地方的钥匙,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,也让旅游变得更有意义。现在,春天未远,夏天初至,仍适宜踏青。崇明岛仿佛一处隔绝尘世的仙境,常年辛劳的你走进岛屿深处,抬头看云、扬眉、深呼吸、吐一吐世俗的浊气,必定心旷神怡。看一看这块土地成陆一千四百年的艰辛,沧海桑田,更深刻理解人类奋斗的意义。

从城市里流过的江水和一直在山野林间游荡的江水,它们的阅历和秉性是不一样的。

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

责编:殷健灵

打开崇明岛的钥匙

刘锦涛

崇明岛的垦拓史。织布机在岁月里静卧,仿佛机杼之声仍有余音,那是崇明人聪明智慧的集中体现。崇明土布做成的旗袍、手包,传统和现代天衣无缝的衔接,至今仍时尚男女的最爱。天赐盐场的风雨浇灌当代人的眼眸,白色的盐和煮盐工赤裸的黝黑身子,场景触目惊心,传递出苦难中的坚韧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另类注解。平底的沙船,现在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仪,其帆却依然迎

风张开,崇明的祖先是不是从海上划船而来?还有许多农耕的场景,农人的劳作,土地以及土地上不竭的物产,令不解农事的城里游客体验一次岁月和生活的穿越。

一个展陈,让远方来客看到一段浓缩的历史。许多游客每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总要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,这是打开一个地方的钥匙,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,也让旅游变得更有意义。现在,春天未远,夏天初至,仍适宜踏青。崇明岛仿佛一处隔绝尘世的仙境,常年辛劳的你走进岛屿深处,抬头看云、扬眉、深呼吸、吐一吐世俗的浊气,必定心旷神怡。看一看这块土地成陆一千四百年的艰辛,沧海桑田,更深刻理解人类奋斗的意义。

从城市里流过的江水和一直在山野林间游荡的江水,它们的阅历和秉性是不一样的。

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

责编:殷健灵